

學

店

內

幕

· 文 靜 ·

每學期開學

時，都嚷着學費太貴，學費太貴，今年當然不例外，作爲一個窮家長，對子女的儲

大一筆教育費，真有難以籌付之嘆，有一部份私立學校不顧一切，濫收學費，如今市府嚴加限制之後，似乎情形又好轉了一點。

若干校長頭腦，跟投機商人幾乎同樣靈活，在環境的壓迫下，他採用避重就輕，積少成多的方法，來到削學生巧立名目，鉅細無遺，什麼費什麼金，正可與財政當局的什麼稅什麼捐相映成趣，爰就見聞所得，錄之於后：

留額金

每個學生如果下學期仍舊在原校讀書的話，就得在學期尚未結束之前，繳付留額金，數額自五萬至二十萬不等，不然下學期就不准繼續讀書。該費可於下學期開學繳學費時扣還給學生，不續讀者則概不

退還。

報名費

新生在投考時，得繳付手續費及報名費，普通約爲二萬元，無論錄取與否，概不退還。

體育費

照理，到學校里來，既然爲的是發展體育，體育費當然應該已經包括在學費之內了，可是又得另繳體育費，可笑有些弄堂學校連操場一切運動設備都沒有，却也要照付十萬五萬。

圖書費

學校設有圖書館，是天經地義的事，竟也要另收專費，每人十萬五萬不等，如果學校里有一千個學生，則共計可收一億元之鉅，如確將此數充實圖書，倒也情有可原，心有所甘，但事實上圖書館里常年看不到一本新書，學生連報紙也看不到。

實驗費

高中以上者，往往要另收實驗費，如果每人十萬，以一百學生計，亦達一千萬元，而儀器又不消耗，僅費少量化學藥品而已。

衛生費

那更荒乎其唐了，學生大便秘紙也不供給的，校醫設備也沒有的，課桌縫里生滿臭虫，宿舍牀內儘是蚊蚋，而衛生費却每人每學期都

我一看一跳一舞

季用



禁於微！

行政院節節約約辦法公佈了，節什麼不好，偏偏要節這都市人看作命根子的跳舞，舞客們不好意思說離了跳舞活不成，却從另一個角度出來舞場的侍役、大班、擦鞋匠、點心、小吃咖啡販賣者，三輪車夫的喊冤。失了業可不是玩的。上海之大，光是這種人就有幾萬！這不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嗎？於是，這件事就得「緩議」，或是「分期禁絕」，還有主張更漂亮的辦法的，「寓

我們記得分期禁絕以及寓禁於微的辦法，差不多都是應用於禁鴉片的，那不曾說是新舊軍閥與官僚的戲法，猶之乎「禁煙室」就是官准的大烟館，有一個時期平津還有門面堂皇的「土藥店」呢，（原名國藥店，更令人莫明其妙。）我們中國的槍桿階級，手底下一羣弟兄，就是仗着這些「黑戶」供養的。所以不但寓禁於微，有時竟會弄到「寓禁於種」，（如西北，如川康……）這樣禁煙，除非是騙鬼！終於，還是政府下了決心，雷厲風行，槍斃，徒刑，居然也就有了點效驗。

當然，跳舞那能和種大煙吃鴉片相提並論，一個是國貧民弱之病源，一個是強身健體的妙術，（本年春天廣州參議會辯論禁舞問題，大打出手，似有此論。）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！

但，請跳舞的朋友們原諒，我是絕對不大敢恭維這種妙術的。如果「舞」的作用，僅限於強身健體或正當交際，社會禮儀而已，我想行政院也不必以皇皇令文來節約了！

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，或者說得更厲害些如孫中山先生所云：「殖民地！」（雖然我們一度榮升到四強之一，可是，會幾何時，已是不堪回首！）我們不但在消費上永遠替人家作過剩的玻璃絲襪，玻璃皮帶，以及一切非急需而可以花錢攤門面的貨色的尾閥；同時，各式各樣低級的，惡劣的在「先進國」的眼中，也並非什麼「高等」的行爲，也隨着洋行大

得納付。

講義費

每人約二萬至五萬元，然而所費之紙張油墨有限，稅額亦相當可觀。

存儲費

入學前每一學生除立保證書找保證人外，還得付一筆存儲費，如有損壞校具等情，則即在此項下扣除，學期終了後，多還少補。

簿籍費

有許多學校，自印練習簿及課業用品，限全學生一律購用，則學校等於開了一附設的文具店，又可就中獲利。

建設費

學校裏添設校具等就稱建設，等於說，學生繳了學費上課，還得帶着桌子椅子去，如果第一年每人收建設費十五萬，買了課桌用具，第二年又收十五萬，但仍用舊校具，那末就可全作「淨益」了。

學術進修費

等於補助學費之不足，給教師們作爲「進修」之用。去年市校會收過，今年還不曾聽見說起。

宿費

住宿的同學要吃飯，自得付膳

費：要睡覺，也自得付宿費。但是一般學校的宿費，往往訂得極高，本學期有收至五六萬的，真是駭人聽聞。而宿舍設備又極差，不合衛生之至，木製的三層牀，一間亭子間，可以睡到十五個人，空氣衛生，根本置之不問。如果十五個同學合起來，七百五十萬，幾乎可以頂到一間亭子間了。這對於寄宿的同學健康上有極大的影響，一般外埠及路遠的同學，都只得忍受這種苦刑。出了高價，還不舒服，天下不合理事，無逾此者。

拉雜寫來，已經一大堆了，他如制服費，尊師金，「自治」會費，徽章費等，不一而足，天下之大，無奇不有，又豈筆者淺陋寡聞所能道其萬一。

一個收一百萬學費的學校，可能再收一百萬零狗碎的「小費」，而在經濟不公開的學校內，這些大得可觀的「小費」，自然又落入校長先生的腰包裏了。

譬如留額金與存儲費，二者合計每人得付二十萬，以一千學生計，可得二億元，經過暑期或者一學期的時間若以一角半複利計算，爲期三個月，就能淨得一億餘元，請想想：這一筆大數目，到那里去了？

積少成多，每個學生在這許多小費下，大概得被剝削去四五十萬

班、留學生、水手、外國電影、外國刊物以供來。譬如我們看看今日的大學生，西文書作與一本也讀不通，中文當然更馬馬虎虎，然而滿口的 Morning Sorry 問他什麼叫歐洲的鐵幕，聯合國是什麼意義他可以搖搖頭，（我考試學生，高中程度的竟有大部不知什麼叫波次坦協定，甚至連長江的發源和入海地點都懵然！）但若提起電影明星，却是如數家珍，津津有味；而且那一投足一舉手，也無不自銀幕上模仿而來，嘴裏必吹口哨，見女人必作下流表演，倒是維妙維肖的好萊塢作風。推而遠之，有些留學回來的洋式紳士，在對於中國政治尙未「着手改革」之前，先憧憬着紐約的抽水馬桶，夜總會，C.P. 以及女人的風流放蕩了。（他們可能完全忘記外國人的工作效率。）據我想上海及其他各城市的畸形繁榮，——大飯店的樓越高越好，汽車一定要 Latest Fashion，外國化妝品拼命抹在中國女人的黃面孔上，……多半是這些人物之賜。

跳舞當然也不例外！這是西洋文化裏最重要部門！

我常常感覺到，一個高度文化民族，侵入低度文化民族的領土時，落後的物質文明與前進的物質文明剛一接觸，始而是因激蕩生出真空地帶，——舊的東西揚棄，新的東西還不明白，有點畏懼——但不久，這真空就被新物質文物所占據。不過，其接受的範疇，總是偏於官能享受，新的刺激等方面，至於思想技術，那只限於少數。久而久之，爲了這些享受所驅使，一定會發生精神上的淪落，影響到整個社會道德，在此一民族全部腐化的時候，亦即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更進一步「深入骨髓」的開始！歷觀亞洲各民族之衰落，大致全差不多。但這些民族，至今還泯沒在只知享受不知創造的洪流中，一心一意爲別人推銷過剩的工業品。（上海大公報）

元，一千個學生，就有四五十億！怪不得許多私立校長都腦滿腸肥，饜若大腹賈了。在經濟公開的學校裏，這種情形也有，不過利益是許多教職員所均分的罷了。但是橫來豎去，吃虧的總是學生和家長。

學校是師生共有的，學生既爲構成學校的一份子，自有過問學校行政的權利，正像人民得過問政治

一樣。納了費，不准開費用到那兒去了，這是什麼理由？有些校名爲經濟公開，實則僅爲化獨肥爲少數人佔光而已，要學校行政上軌道，非得讓學生過問學校行政不可，這一點，希望主管當局，注意及之，那末一切醜態舞弊情形，在教育界內一定可以大大的減少了。

（上海新報）